



KONGBU YAO

恐怖药

一部中国人演绎的反恐怖斗争故事
一部黄皮肤人的《007在行动》

重庆出版社

里辛著

SECRET



恐怖药

KONGBUYAO

里辛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药/里辛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7 - 5366 - 5603 - 3

I . 恐… II . 里…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080 号

恐 怖 药

里 辛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小 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00 千 插页 2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 - 5366 - 5603 - 3/I·1078

定价:23.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国际恐怖的长篇小说。

亿万富翁杰约普出于阻止人口膨胀、优化世界人种、创建一个由他主宰的“诺亚方舟”的目的，搜罗天下奇才研制各种毒药，欲在同一时刻施用 ZX4 毒药毁灭世界 90% 的人口。移居香港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李吉明及其助手安达琳在香港警方和英国军情五处人员的协助下，历经种种磨难，最终破获了杰约普的邪恶行动信号，从而使人类免遭一场浩劫。

当今世界，枪杀、爆炸、劫机、撞机甚至导弹袭击等等大小形形色色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搞得这个世界很不安宁，已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然而，像杰约普那种企图用药物或其它隐蔽手段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国际恐怖行径，人类却至今缺乏警惕。《恐怖药》展示了反国际恐怖斗争的一个新领域，定会引起人们深层次的联想与思索。

故事梗概

在美籍华人、杰约普跨国集团顾问王克山行将抵达香港，与大陆移港青年知识分子、TOPS 保险公司安全部长李吉明及其助手安达琳洽谈杰约普艺术收藏珍品转运事宜之际，这批珍品却不翼而飞，而香港警方督察曾泽松和英国军情五处官员史迪文横插一杠，欲拘捕王克山。正当李、安、曾、史四人在机场恭候同一个目标之时，不料王克山乘坐的航班因恐怖分子所为而坠毁。王克山虽幸免于难，却因被毒药伤害丧失记忆而被送进香港一家精神病院。李吉明和安达琳根据寻丝觅迹所得线索分赴中东和东非，不料前者被神秘药物迷失本性，后者被天外来客巧妙劫持，先后被解送到南太平洋诺亚方舟小岛，并与王克山不期重逢。他们在历经肉体上、精神上、情感上的种种摧残、折磨、凌辱之后，终于查清了中东和东非某些地方数千

人口一夜之间死于非命的原因所在，和杰约普企图用 ZX4 毒药毁灭世界 90% 人口的邪恶阴谋，并在曾泽松、史迪文的协助下，于英国王室举行婚礼那一天飞到伦敦，在为新娘新郎弹奏《婚礼进行曲》前夕识破了杰约普欲在全球同一时刻毁灭人类的行动信号，从而使人类免遭一场浩劫。

《恐怖药》涉及了当今世界反国际恐怖的重大题材，描述了正义与非正义、人道与非人道的殊死搏斗，记叙了畸形古怪的人生理念和浪漫曲折的男女情爱，刻画了诺亚方舟夜总会的神秘氛围和南太平洋小岛的奇特景致，展现了非洲马赛族人的千载习俗和英国王室婚礼的壮观场面。全书立意鲜明新奇，想象丰富；故事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情节诡谲曲折，惊心动魄，有着很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33)
第四章	(55)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81)
第九章	(229)
第十章	(269)
第十一章	(301)
第十二章	(353)
第十三章	(393)
第十四章	(433)

第一章

1

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敲响警钟，处于末日，正在毁于一旦，好像整个人类突然遭遇劫难，濒于绝境，顷刻死于非命——

这座小镇的主街，三十多名男男女女横七竖八地躺在两旁商店、旅馆门前的人行道上，气息全无；二十余位老人小孩斜靠在一株株树下的一条条长凳上，了无声息……

通往镇外的大道，一辆辆因突然失去控制的班车歪歪斜斜地停在水泥路面或路沿沟中；一个个司机和乘客因突然遭遇不测而颓然倒在车座或车厢里的走廊上……

小街的十字路口，似乎正弯腰给玫瑰花浇水的卖花少女突然跌坐地上，

手提水壶，两腿分开，脑袋耷拉胸前，两肩紧贴花摊；花摊上被撞的鲜花铺撒四处……

镇口的加油站里，服务女郎手握汽油喷嘴，俏脸微侧，四肢僵硬地匍伏在塑胶输油管旁的地板上；自喷嘴喷出的汽油，从女郎粉嫩的指缝间不断地汨汨流淌……

小镇东头的码头区更是一派凄凉而死寂的景象：

库房里，七八名搬运工踉跄着身子，或歪靠或躺倒在杂乱的货箱之间；一名搬运工背负沉重的货箱，四肢僵硬地趴在坚硬的地板之上……

河湾中，四五艘货船缆绳未解，船工无影，任由江浪激荡而相互碰撞；一艘轮渡搁浅在江中的沙洲南沿，邻近的江面上飘浮着一具具死尸……

在毗邻码头区的一家小旅馆里，老板全身紧靠柜台后面的酒罈，双眼圆瞪，眼珠一动不动，对跨门而入的王克山和斯法利不理不睬，全然没有对“来客”应有的礼貌与热情。他已死去多时了。

王克山的心灵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匆匆登上楼梯，随手推开走廊边第一间客房的木门。

这间客房并不宽敞，一览无余，但见一头靠墙的雙人床上，一对正在做爱的年轻男女全都赤身裸体，已然命归黄泉。小伙子皮肤白里透红，白皙的臀部上有一道长长的晒斑。他俯身躺在叉开大腿的姑娘身上，脖子上青筋鼓凸，卷缩着脑袋瓜静静地依靠在姑娘的右肩胛窝上。姑娘脸蛋非常漂亮，身材十分匀称，两腿格外修长，胴体如乳脂般光洁柔滑。她那一头棕色的长发铺散在枕头上，一个

丰满的乳房仍然被攥在小伙子的手中。显而易见，这对很可能来自欧美的情侣到此旅馆，在饱赏了异域风光之后，如胶似漆地相欢做爱，便是他们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早晨迟留在床上的原因所在……

凝视着这对年轻情侣惨死的状况，王克山心头像烙铁灼烧般地疼痛难忍。他掉头离去，一言不发地走出旅馆大门。

曾在蒙巴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黑人司机斯法利，有着一张标准卢巴族人乌木色的面孔。此刻，这张面孔罩上了船舱盖布般的灰暗而阴郁的色彩。

他们自蒙巴萨启程，是在东非群山之中驱车行进了两天时间之后才来到梅尔卡尼——这座死亡了的小镇之中的。他们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目睹的一切竟然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我不明白，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儿是怎么回事……”斯法利喃喃自语，接着瞥了一眼雇佣自己开车的外国人，察觉到他正处于被某种盛怒的情感所牢牢控制的状态之中。

“王先生，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克山无法回答，自顾自走上大街。

斯法利尾随其后，一个劲地唠叨：“王先生，你是个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你当然明白这儿发生了什么事。要不然，你不会无心欣赏内罗毕市郊野生动物园的珍禽异兽，你不会无心欣赏东非大裂谷的壮观景象，却匆匆忙忙赶到了这个小镇……”

王克山当然知道此行的目的，当然知道这座小镇会发生变故，但是他并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变故，更不会明白这座小镇会遭受毁灭的命运。十天前，那个在香港来电指派他前往梅尔卡尼考察“现状”的大人物，临行前仅给了他一叠梅尔卡尼“原貌”的照片，只交代他考察之后立即拍发一份 ZX4 是否成功的电报。当时，他还是“一头雾水”，此刻，他终于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为此，他先是非常震惊，随即便深深陷入悲愤的情绪之中。

斯法利紧追不舍：“王先生，莫非这是一场劫难？”

是的，是一场劫难，是一场人为的劫难！王克山难以直言，却言不由衷地说道：“也许是上帝的报复。”

“但是，为什么在这儿报复？”斯法利愤愤不平。“这个城镇没有伤害任何人，这儿有的都是一些单纯朴实勤劳的人，干嘛会遭受这样的报复？”

王克山无心回答，脚步沉沉地在大街上漫步。

“我预料，”斯法利说道，“各家报纸将会以这件事编造出重大的新闻和高奇的故事，是吗？”

王克山不予理睬，默默地眺望着这座小镇中被两行芒果大树的浓荫所掩映的主要街道。这条街道濒临一条宽阔的河流。这条河流在两岸沙滩的挟峙中滚滚东去，流进浩瀚湛蓝的印度洋。

透过身旁一家超级市场的落地玻璃橱窗，他能看清里面的情景：一个又一个职员和顾客零散地一动不动地或匍匐或仰面躺在货架之间的地板上；一个被突然倒地的顾客撞翻的货架压在散落地板的袋装或盒装各类食品上。一

向飞来窜去的苍蝇全都毙命，再也不能嗡嗡争吵了。

凭一时的冲动，王克山横穿过大街，走向街角处那座装有细细尖顶、墙壁涂成一片白色的漂亮的教堂。

一向在这里进行早祷仪式的牧师，当其东倒西歪像个醉汉似的跨进死亡门槛的瞬间，讲经台一角挂住了他那宽大的白色法衣，托住了他的躯体。他那双向上伸开的僵硬的手掌，似乎是在乞求上帝的救助……

汇聚到这里进行祷告的近百名教徒，全都虔诚地了无气息地跪在地板上，看起来好像正期待着从管风琴中发出那个将使他们起身站立的单一的信号……

然而，管风琴手已经倾斜着身子倒在键盘上，嘴巴洞开，两眼瞪得溜圆，使人感觉到他是在遭受巨变的刹那间惊吓得“目瞪口呆”。也许，他已经知道，他将弹奏的下一个和弦该是“耶稣复活”……

够了，王克山再也不愿考察梅尔卡尼的“现状”了！他转身跨出教堂，心情无比沉重地回到他们乘坐的吉普车里。“得尽快把这里的状况向联合国总部报告，越快越好！”他似乎作出了某种决断。

斯法利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启动引擎。这时，吉普车的引擎莫名其妙地变得不和谐起来，发出一阵强烈的噪音，咚咚咚地震动着车头的盖板。

王克山全然没有留意这种异常的故障，脑子里正快速起草着发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急电。他想，他还得亲自去一趟，要不然，这份急电很可能散失在那儿的成堆成堆杂乱杂陈的公文之中，或者很快就会夹进卷宗被长期封存起

来，甚至会立即被哪位粗心大意的官员丢进废纸篓里。

不过，王克山的当务之急是，他不能不奉命向他的上司拍发一份“ZX4 完全成功了”的电报。他猜测：在香港太平山顶那幢高级住宅区豪华楼房中的那个大人物，此刻正与他那位漂亮的情妇寻欢作乐……

此时此刻，或许是“同流合污”之后的“翻然醒悟”，王克山正受着人类良知的折磨；或许是“被人利用”之后的“怒火中烧”，王克山满脸阴沉，腮帮鼓凸。他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将使那个该死的杂种面对上帝的惩罚！

2

高悬在太平山上的太阳渐渐西斜，化作了天际殷红的晚霞。西北方，新铺嘴与无叶井之间雄伟的汲水门大桥的倒影，正北方油麻地避风塘千百艘五花八门的舢板的侧影，东北方葵涌货柜码头上人字型起重机高高的摇臂吊杆的剪影，在紫红色的海波中晃晃悠悠……

杰约普伫立太平山顶一幢三层洋楼的顶层窗户前，向外久久眺望，欣赏着香港生动真实的黄昏景象。

“想象一下吧，莉娜”，杰约普蓦地转身，面对堂皇而不失雅致的卧室中一张偌大的双人床上的女郎，用悦耳而富有戏剧性的嗓音说道，“香港行将毁灭……然后，一切终止了，汲水门大桥上没有奔驰的载重卡车，弥敦道上没

有忙碌的公共汽车，尖沙嘴没有东甯西甯的 TAXI……维多利亚港上不再有轮船发出的汽笛声，海底隧道中不再有火车发出的呼啸声，不再有从罗湖桥北运载而来的上上下下的人群，繁华闹市商店橱窗中陈列的招引顾客的假人默默地凝视着空荡荡的街道……”

被称为“莉娜”的女郎，有着东方美女的天姿丽色。她斜倚在床头，上身全裸，下着一件半透明的浅蓝色丝裙，浓黑而闪着光泽的满头长发像瀑布似地披散在两个浑圆而柔滑的肩头，一绺青丝滑落在她那两个丰满而坚挺的乳房之间。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身材魁伟，有着圆圆的脑袋，那细长而挺直的鹰勾鼻子给人以强健有力和傲慢自负的强烈印象，那棕色的皮肤显现出欧美与南亚混血人种的特征。她似懂非懂他那套凭想象而说出的言语，却专注地倾听着，脸上泛着迷人的微笑。她崇拜这个男人，依附这个男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男子汉的魅力，更因为他的地位、权势和金钱。想到这里，她起身像舞蹈般地飘旋到了酒橱前，为杰约普调兑好一杯伏特加马丁尼酒，并恭顺地递到他的手上。

杰约普似乎仍沉浸在想象之中，自顾自转身凭栏眺望。

远处，汲水门大桥上空珍珠串般的吊灯开始闪烁了；海面上，为大型游艇导航的航标灯在海波上晃荡着红红绿绿的光彩。

对岸，弥敦道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巨型霓虹灯招牌闪闪熠熠，喜来登、国宾、凯悦、帝国、丽晶等大酒店在

千万盏灯光的映照下格外夺目。

山下，中环商业区大厦林立，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大厦直插夜空。隔着花园与希尔顿饭店相望的高70层达368米的中银大厦，三角形的反光玻璃更是熠熠生辉……

杰约普若有所思地啜饮着伏特加马丁尼酒。他此行香港，一是为了亲自督办一件大事，二是为了在太平山顶这幢别墅与眼前的这个“宝贝”共度良宵。想到大陆已经接管香港，“日不落帝国”已在两年前最后没落，他的嘴角挂着幸灾乐祸的讥笑。

“莉娜，你认为，大陆接管香港后，香港还是繁华都市吗？”杰约普回到刚才的想象之中。“你听说过，世界上有一种能毁灭人类的药物吗？”

莉娜抿嘴摇了摇头。

“你当然不知道。”杰约普接着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你认为，幸存者将体验出那是一种恐怖的象征呢，还是一种舒心的象征？他们将奔向何方？是逃到高出江面的山林的一个村庄吗？”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你能够意识到，在不久的日子里，江河将再一次消除污染，变得清澈明净，招引着大麻哈鱼从大海争相涌来吗？”

莉娜对杰约普跳跃式的思维简直摸不到边儿。

杰约普右手挥舞着酒杯，用尖刻而带有嘲讽的口吻说道：“中国——将变成亚洲的一块伟大的不毛之地，俄国——将变成欧亚的一片神圣的一无所有的荒原，美国纽约都市峡谷——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成了渔鸟的侨居地……”

杰约普自鸣得意地笑了起来，强使自己回到现实之

中，果断而快捷地把玻璃酒杯“砰”的一声放在一张条桌上，继而脱掉梅红色的外套，一把扔到一张精致的红木椅背上。

“莉娜，该穿上衣服去用餐了吧？”他逗趣地说，“尽管你看起来完美无缺，俏丽无比，我这个‘餐厅总管’将不会赞赏如此非凡绝伦的‘裸体宾客’。”说罢，他伸出右手搂住了她的纤纤细腰，用指尖抚弄着她那如丝绸般柔滑而粉嫩的乳房，然后低头吻了吻她那柔滑湿润的嘴唇。

“过一会，你可以为我跳舞”，杰约普说道，“你可以再带领我进入消魂夺魄的美妙境界。”

莉娜心领神会地娇笑着，从他环拥的双臂中巧妙地滑脱出来，温柔地解开了他的衬衫衣袖的纽扣，他借机用目光自上而下地扫视着她的胴体。

莉娜迅速解开了他的衬衫，把脸蛋紧贴着他的胸膛，期待着他的需求，杰约普顺势抱起她，疾步走向大床。

正在这个时候，隔壁条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把莉娜抛到柔软的大床上，快步越过宽敞的卧室，拿起了电话筒：“喂！”杰约普接听电话，嗓音也体现出倨傲的神态，尤其是针对他的下级。“是我，杰约普。你们核对了王克山的航程吗？嗯？完全清楚了吗？那好！”他聆听了十多秒钟，不停地“嗯、嗯”着，不时习惯性地地点着头，好像面对对方的陈述表示认可。

“是哪一次航班？说大声一点！”他边接电话边扣上衬衫衣扣。“是从伦敦起飞经卡拉奇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VC10次航班吗？”他把话筒夹在脸胛和肩头之间，腾出手

来把衣袖上的金链扣一一扣好，然后接着说道：“要绝对保密。是的，连同机长和大副，还有机务组的所有其他人员，是的。嗯，当然包括乘客。我说的是全体乘客。听明白了吗？那好！过一会儿，我会给你下达有关行动的具体细节。”

杰约普放下电话，走到窗前，再次眺望着香港的夜色，目光中流露出阴鸷的意味。那个该死的家伙！哼！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那圆圆的脑袋瓜里已作出了最后的决断。